

李冰治水神化原因探析¹

吴萌

【摘要】公元前 256 年，李冰在成都平原修建了世界上使用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建成后泽被万代，成都平原逐步发展为最富盛名的“天府之国”，繁荣至今。都江堰是中国传统的“水利文化”的集大成者，都江堰与李冰治水的故事被后世传颂衍伸出了一系列神话故事。该文结合文献史料和历史背景对治水英雄李冰治水神化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李冰；治水；神化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8)2-0040-4

1974 年，都江堰渠首工程附近外江桥基坑出土东汉李冰圆雕石像。石像胸前铭文“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两袖铭文“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1]。“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即蜀郡太守李冰，有学者指出此石像应为石神像。[2]文献中早有李冰治水功绩卓越的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棚，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3]李冰治水兴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后，成都平原逐渐发展为极富盛名的“天府之国”，该工程在巴蜀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蜀民为纪念李冰建堰的伟大事迹，自汉代始有专祠供奉李冰，民间亦开始流传若干与李冰有关的神话传说故事[4]，李冰做为治水英雄逐渐神化，成为超越水神的镇水神。本文拟从文献角度结合历史发展背景对治水英雄李冰神化原因进行探析。

一、李冰治水神话

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汉书》[5]、东汉崔宴《政论》[6]、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晋常璩《华阳国志》M、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均载李冰治水之事，李冰治水事迹在汉魏时期被广为传颂，传颂中治水事迹被神化，以石犀厌水怪、以三石人镇江的压胜镇水故事广为流传，出现冰与江神斗的神话故事。

《风俗通义》载李冰任太守时与江神斗，“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以为妇，不然，为水灾。主者白出钱百万以行聘。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妆饰其女，当以沈江水，径至神祠，上神座，举杯酹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当见尊颜，相为敬酒。冰先投杯，但澹澹不耗。冰厉声曰：江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大极，当相助也，若欲知我，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乃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后无复患。”[9]《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与江神斗：“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与神斗。”

唐宋时期，李冰与江神斗神话故事被继续传颂，《太平广记》有唐卢求撰《成都记》所述同一事，情节更为繁复，节引斗

基金项目：国家文物局课题：“指南针计划”专项“中国古代水利工程遗产科学价值挖掘研究与展示”成果。

作者简介：吴萌，成都博物馆典藏研究部馆员，四川成都 610015。

江神部分：“李冰为蜀太守，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唐大和六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记。”[11]南宋《成都文类》卷二三、明《全蜀艺文志》卷三十引唐卢求《成都记》“江之龙大怒，冰乃持刀入水与龙斗，龙死；遂无水害，迄今蒙利。”[12]南宋《成都文类》引《创筑罗城记》：“及李冰为守，始凿二江以导舟楫，决渠以张地利，斩蛟以绝水害；沃野千里，号为陆海；由冰之功也。”[13]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蜀无大水》言李冰为“有道之士……以道法役使鬼神，擒捕水怪……以厌水物 C5。”[14]南宋祝穆《方輿胜览》均载：“冰身与水怪斗，斗不胜，死。”[15]宋代文献记载的李冰治水神话故事出现李冰与江神斗（幻化为两牛）之外的治水画面如：李冰斗蛟龙、李冰斗水怪等。

以石犀厌水怪、作三石人镇江的神话故事应为都江堰修筑后逐渐形成压胜镇水习俗和传说，唐宋文献多有引著，唐《艺文类聚》[16]、唐《元和郡县志》[17]、北宋《舆地广记》[18]均记载有李冰作石犀以压水怪（精）之事。北宋《太平御览》卷八九〇犀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在市南下，二在渊中，以厌水精。”[19]而后元明清文献中均见著录，但出现李冰使其子二郎作石犀的记载，清孙天宁《灌县志》之古迹一条：“秦太守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五石犀，以压水怪。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20]清庄裕筠《增修灌县志》亦载：“秦太守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五石犀，以压水怪。”[21]《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作三石人与江神约的故事：“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引宋赵抃《古今集记》曰：“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镇湔江。”[22]

汉代，与李冰有关的治水神话传说逐渐兴起，东汉晚期，这类神话已被官方认同，并被大力宣扬，出现了李冰以女儿与神婚、冰与神斗等神话；至唐宋以后，出现了李冰多次降蛟镇龙的治水故事，增加了李冰儿子二郎参与治水的神话故事。

二、神话产生背景

《史记·河渠书》载：“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饯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23]这是李冰治水的最早记载。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即开凿宝瓶引水口，使离堆和玉垒山相离，达到分洪减灾目的；“壅江作棚”，即修筑鱼嘴分水堤，使南北二江水量自动呈四六比分配；再“穿二江成都之中”，即在宝瓶口以下开凿内江、外江两大干渠，将水引入成都平原。三项工程互相配合，构成了一套科学的、完整的排灌系统，形成了最早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由于成都平原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整个灌区内依据地形特征，以渠引水，以塘蓄水，形成的自流灌引水系统，不仅为成都平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确保了土质的更新与肥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成都平原继续开拓与发展，形成了稻作农业区，水塘、水池、田畴毗连，桑梓成林，田亩连于方国，庄园经济大力发展，山林、矿产、土地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与利用，农业作物的种类多、产量丰，商品化程度很高，农业进而推动了盐业、矿冶业、纺织业、漆器业、金银制品业、造纸业、酿酒业、制瓷业等其他行业发展，形成多元化农业与多元化生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隋唐以后，灌区不断扩大，更大面积灌溉成为可能，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技艺、土地使用率有了极大的提高，成都平原的灌溉农业达到了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宋、明时期都江堰灌溉面积涉及十二个州县；清代发展到十四个州县；如今，已经从成都平原跨越龙泉山，进入丘陵地区。

李冰治水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促成了历史上成都平原的繁荣与富饶，由于李冰对成都平原发展的突出贡献，自汉代以后，李冰治水事迹广为传颂并不断被拔高，民间信仰逐渐渗入塑造出人神合一的李冰，李冰作为治水英雄供奉于祠堂里，作为超越水神的镇水神受人崇拜。[24]历代对水利十分重视，李冰的地位随着时代逐渐上升，东汉开始官祭，按国家祀典礼制进行祭祀活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江堰灌区水神崇拜已具有较大影响力[25]。唐宋时期，李冰祠庙修建达到高峰，祭祀规模空前，同时还为他创造了一个二郎神。《灌县乡土志》载：“唐宋时蜀民以羊祀王，庙前江际皆屠宰之家。”宋代，在崇德庙置监庙官，规定其祭祀级别与“五岳”相等。[26]《朱子语类》卷三《论鬼神之事》载李冰与其子二郎之事。[27]明清时期，李冰和二郎一同被尊崇为川主。清张澎《蜀典》言：“今蜀人皆呼李冰为川主，额其庙曰川主庙。”[28]

三、神化原因分析

李冰治水神话自汉代肇始，而人物的神化至唐宋完成。李冰治水故事被神化一定程度上应是官方凝聚人心治水的需要，与水神崇拜有极大联系，先秦流行的水神崇拜思想根植于民心，都江堰建成以后，李冰的形象代替了先秦水神的形象，成为人们所尊奉的新水神。实际上李冰担任的是镇水神的角色，李冰的出现并没有替代水神，而是成为与水神并列的镇水神被祭祀，而后被供奉为最主要的神灵进行祭祀。

李冰治水故事被神化与当时道教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有学者指出：东汉至两晋时期，李冰与道教还没有任何关系，唐晚期至五代，道教势力迅速扩展，宗教活动渗透到都江堰的岁修和灌溉管理中。[29]唐五代时期，道教在川西地区大行其道，青城山道教势力迅速壮大，据离堆将李冰祠改为伏龙观，扩建崇德庙，借镇水神李冰扩大影响，将李冰半神化；宋代以后，李冰逐渐由唐代的“半人半神”彻底上升为“神”，道教将二郎神附会为李冰之子，以其与李冰一同治水而被祭祀。[30]

当时李冰神话与道教密切相关，治水神话与道教神话有很多地方不谋而合，如治水神话中的有关斩蛟蛇、与江神搏斗与道教思想是吻合的，在道教有关许逊的传说中就有斩蛟蛇、破鬼庙的故事，这就促成了道教与治水神话密切联系。[31]道教与李冰治水神话是又抑又扬的关系，由于治水神话传颂较广，道教势力必须顺应局势发展，利用治水神话宣扬自己，但是在宣扬的同时，又努力压制治水神话。罗开玉先生在《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和——以李冰为中心》谈到当时以青城山为中心的西蜀道教势力为适应当地官情民意，并与其他宗教势力相斗争，对李冰展开了分（用新的道教传说人物杨摩、二郎来分李冰治水之功）、挤（用道教传说人物赵昱、二郎来争夺李冰的庙食）、拉（将李冰附会为道仙）的战略。道教利用李冰治水神话扩大宗教影响力，出现神化李冰的宗教意识，实现了李冰治水神话的飞越，衍生了一系列神话故事。可以说，李冰治水神话故事的衍变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促成了李冰由人向神的转化。

四、结语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 256 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一时成都平原农田水利兴盛，不知饥馑，号为“天府”。后世除进行设堰工管理、扩建灌区、以铁龟、铁牛加固鱼嘴、铁柱加固河堤、疏浚河道、深淘滩等方式外，成都平原很少再修其他大堰，仅唐时在温江开新渠，修远济堰，彭山开通济堰等。

都江堰水利工程对于地方水利文化、宗教文化及民间习俗影响深远。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建后，水文化、治水文化更加兴盛：出现了大量与都江堰有关的镇水故事传说，社会群体的民间信仰体系由关注水神崇拜向镇水神崇拜转化、由祀水向祀李冰转变。由于政治、经济、道教的发展，后代为了强调都江堰的丰功伟绩，还加入李冰儿子、李冰女儿来加深对都江堰的纪念，出现了放水节、祭堰等民间习俗，沿袭至今。

都江堰作为地方性水利工程，对四川经济的腾飞起着较大作用，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农业是否兴盛关系着国计民生。而水利建设之于农业发展极为重要，水运兴盛，农业发达。当时，社会群体中自然形成了重农、重水的思想，社会底层民众自发地对治水精神进行宣扬、对治水英雄进行纪念，王朝统治者或宗教集团也利用治水英雄和治水事迹进行宣扬、维护统治，由此历经若干代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都江堰水文化，留下了一系列水文化相关的传说与故事。

参考文献

[1]四川省灌县文教局. 都江堰出土东汉李冰石像[J]. 文物, 1974, (7).

[2]李绍明. 都江堰渠首出土汉石刻人像探讨[J]. 四川文物, 2008, (2).

[3][7][10]常璩. 华阳国志[M].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7.

[4]周九香. 试论都江堰修建与李冰崇拜[J]. 中国史研究, 1994, (1).

[5]班固. 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第九)[M]. 中华书局, 1999.

[6]李昉, 李穆, 徐铉等. 太平御览(卷七十五)•地部四十渠引|崔宴•政论[A]. 冯广宏, 袁苹. 都江堰文献集成: 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C].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7.

[8]酈道元. 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一[M]. 中华书局, 1999.

[9]应劭. 风俗通义校注[M]. 中华书局, 1981.

[11]申及甫. 李冰由人到神成因探析[J]. 文史杂志, 2003, (1).

[12]杨慎. 全蜀艺文志[M]. 线装书局, 2003.

[13]袁说友. 成都文类[M]. 中华书局, 2011.

[14][15][19][20][21]冯广宏, 袁苹. 都江堰文献集成: 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M].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7.

[16]欧阳询. 艺文类聚(上、下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7]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M]. 中华书局, 769.

[18]欧阳忞. 輿地广记[M].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22]曹学佺. 蜀中名胜记[M]. 重庆出版社, 1984.

[23]司马迁.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M]. 中华书局, 1959.

[24]李华强. 从人类学角度看都江堰地区水文化建设[D]. 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25]谭徐明. 都江堰史[M]. 科学出版社, 2004.

[26]罗开玉. 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和——以李冰为中心[M]. 巴蜀书社, 1990.

[27]黎靖德. 朱子语类[M]. 中华书局, 2007.

[28]张澍. 蜀典.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9]罗荣泉. 李冰的神化与蜀王杜宇的冤案[J]. 贵州文史论丛, 1986, (3).

[30]罗开玉. 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和——以李冰为中心[M]. 巴蜀书社, 1990.

[31]丁若木. 都江堰神祠与道教[J]. 宗教学研究, 1994, (4).